

香港粤语“单音节促发论”分析 ——语言接触下的新视角^{*}

李楚成 梁慧敏 黄倩萍 黄得森

提要 本文旨在以香港粤语语境下的报章副刊为主的实际语料为研究材料,验证“单音节促发论”(facilitation of transference of monosyllabic words)和“知觉显著性”(perceptual salience)的可信度,探讨中英语码转换分别在词汇、语音和句法上的促发诱因(facilitation),以期开阔语码转换研究的视野。研究结果显示,克莱恩(Michael Clyne 2003)的理论为粤语和英语之间的移植,提供了合适和具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 香港粤语;语言接触;单音节;诱因;英语借词

1. 引言

借词是两种或多种“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的结果,当不同社会接触从而产生新事物、新概念的时候,语言就必须满足这些需求,产生新的词汇来代表这些意义。语言接触是因为经济、文化交流而产生的,借词的使用,可以吸收不同文化中的新兴概念。香港的粤语也不例外,香港粤语在与英语的长期接触下吸收了大量的英语借词,常见的形式有音译(phonoetic loan)、意译(loan translation)、半音半意译(loan blend)三大类,还有不少英语词汇直接进入(direct insertion)粤语,与粤语混为一体[包睿舜、黄倩萍(Bauer & Wong, 2010);陈美美、张郭凯伦(Chan & Kwok, 1990);马西尼(Masini, 1997);石定栩(Shi, 2006);邹嘉彦(T'sou, 2001, 2004)],在口语和非正式书面语中使用粤英混合语码十分常见。

过去有关粤语借词的分析,多集中于其来源、分类、特点、运用等方面,少有理论层面的探讨。陆镜光和刘择明(Luke & Lau, 2008)曾指出,香港粤语存在不少单音节的英语借词,而多

* 本研究获香港教育学院中央研究经费支持(项目编号 RG/11/2013-2014R),此外研究助理谢储安先生帮忙整理数据,在此一并致谢。

音节英语借词亦有单音节化的倾向,这个情况与粤语保留单音节成词的古汉语特色,可谓不谋而合。从类型学的角度看,粤语至今仍然保留着汉藏语系的语音特征——单音节词占优,粤语单音节成词的情况十分普遍。为了解释粤语的借词现象,本文试图据粤语在类型学上的音节特点,结合克莱恩(2003)有关语码转换的理论,提出“单音节促发论”,辅以真实用例作出说明。循此思路,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香港粤语借词在音节上有什么特点?(2)“单音节促发论”在语言学上的证据及其理论基础是什么?

此外,过去的研究大部分都只基于小量范围的语例,片段零碎,以致我们往往难以掌握借词在理论上的具体意义。本文为强化实证研究,拟利用系统化的语料库作为支持,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将研究素材建基于真实语料之上,冀能达到结合资料统计和理论分析的效果,增加本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性。

2. 理论框架

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语言接触现象时的重要课题之一。语码转换是指口语对话或书面文本中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交替使用,是语言接触的普遍现象。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家把研究视角集中在句内语码转换的结构分析,试图找出具有普遍性的限制规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有帕普拉克(Poplack, 1980)提出的“等值限制”(Equivalence Constraint)和“自由语素限制”(Free Morpheme Constraint),以及迪舒罗等(Di Sciullo et al., 1986)提出的“管辖限制”(Government Constraint)。后来许多学者都尝试在相关的框架下,对不同语言例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的语料进行解释,目的都在于探讨语码转换在句法上的结构限制。此研究方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不同句法结构的语言对语码转换规律性和限制性的研究(Muysken, 2000)。

著名澳大利亚学者米高·克莱恩(2003)的研究则从“有利因素/促发诱因”(facilitation)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这方法比单单把焦点放在“限制”上更有说服力,更能说明语码转换的规律。克莱恩(2003)就语码转换现象,提出了“移转过程”(transference)这一概念,根据他对澳大利亚不同语言群组的观察,“移转”(transfer)是“移转过程”(transference)后的结果,可以由语言的用户从其他语言中以语言形式、语言特征或语言结构来展现。基于这个概念,“移转过程”可出现在词汇、语音和句法等不同的语言层次。比如说,在词汇的层面,专有名词和在两种语言中读音相同/相近的词语会较容易被引进受语(recipient language)中(克莱恩, 2003:162~175)。而语音的层面,在三语用户(trilingual)的语言里,假如三种语言都共有的词语,虽然原来的发音并不相同,但却有可能产生趋同的倾向。譬如说,德裔澳洲人,除母语德语外亦同时操英语和荷兰语,由于受到英语和荷语发音的影响,那么其德语就会逐渐变得和德国本土的标准德语不一样,例如标准德语中的 *provinziell*, 澳洲的德裔移民因受到英语 *provincial* 和荷语 *provinciaal* 的影响,导致该词最后一个元音由[e]变成[a], *provinziell* 从而念成 *provinzial*(克莱恩, 2003:95),这是在语音感知上说话人向其他两种语言的共有元音靠近的结果(perceptual identity)。

tification, Paradis, 2004)。

至于句法上,因语言接触的关系,受语的句子结构会更倾向接近源语(source language)。例如澳大利亚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移民,说英语时会受意大利语及西班牙语的影响,因而这两个群体的英语语序会向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语序靠拢,例如:

标准英语: My wife likes the garden.

小区英语: The garden like it my wife.

意大利语: Il giardino piace a mia moglie.

(the garden please to my wife)

西班牙语: El jardin le gusta a mi mujer.

(the garden her please to my wife)

从上例可见,澳大利亚的意大利或西班牙移民由于受母语的影响,使用动词 like 的时候会将英语主语放在句子的最后位置,从而形成一种与标准英语有所不同的小区英语。

由此可以看出,克莱恩看待语码转换的课题,其所重视的并非 20 世纪 80 年代流行的限制原则,而是探索有利于“移转过程”出现的语言特征,亦即促发“移转过程”的“诱因”,即促发诱因,从而为语码转换提供更为合适的分析框架(参照克莱恩,1967,1980,1997 针对“triggering”“触发诱因”的论述)。下文的论述拟以克莱恩(2003)的理论为框架,探讨在香港粤语的语境下粤语和英语的语言转换诱因,验证“知觉显著性”和“单音节突显论”的可信度。现先就本文使用的语料作出说明。

3. 研究语料及研究方法

语料库早已成为西方语言学研究的基础,要有效地检视语言特征,必须要建设可供检索的语料库,这已成为整个语言学界的共识。近几年来,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数据研究逐年增加,语料库亦已成为粤方言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本研究注重语言材料的收集和分析,强调资料统计和理论分析的结合。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拟通过语料库和问卷调查的样本和数据,辅以广告用语及若干网上资料,对单音节英语词(monosyllabic English words, MEWs)这一课题进行分析。

首先,本文所使用的语料库为自建的“1990 年代中期香港报章副刊语料库”(下称语料库),并以之为单音节英语词的主要样本基础。语料库收集了 1990 年代中期香港中文报章约 1500 篇副刊专栏文章,来源包括《香港经济日报》《信报》和《明报》三份本地知名的报章,每篇文章、副刊约 300 字,语料库总容量约为 60 万字,全部进行了分词和词性标注。

语料的主题包括时事评论、政治分析、流行文化或社会热点。这些专文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由于副刊专栏并非严肃的新闻报道,专栏作家通常能够自由地使用本地语言,形成自身的写作风格。也正因为写作的空间较大,专栏短文通常渗入不同程度和数量的英语元素[李楚成,2003;李楚成等(Li & Tse, 2002);吴东英,1998,2001],这种写作风格在上述语料库中尤为

明显。其实早在 1950 年代香港已经出现“三及第”的说法,所谓“三及第”具有非常明显的地方色彩,指香港的书面文体混合了文言、白话和粤方言三种语言元素,和内地、台湾、海外使用的文体存在明显的差异(黄仲鸣,2002)。至 1990 年代,由于白话文已推行一段时间,香港报章的文体文言成分开始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英语。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报章的副刊、娱乐新闻、赛马新闻内插入不同长度、不同数量的英文单词可谓司空见惯,本地读者都视作自然、有亲切感。这种语文表达,用标准语言的尺度来量度固然不算规范,但由于现当代香港报章的“三及第”文体杂糅着大量英语元素,而且用法接近口语,因此为我们观察粤英语言接触下单一音节英语词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问卷调查方面,本研究采用的是香港《头条日报》(2013—4—8,页 13)的四格漫画。漫画标题是“三叔有几 smart?”,其特点是漫画中每格的文字都包含最少一个单一音节英语词(漫画图略):

第一格:三叔 Sm@rt P@use 功能:唔望屏幕时 video 会自动暂停播放……以上功能系咪真系咁 smart 呢?

第二格:(试想想当你睇恐怖片嘅时候……)“哗!呢 part 超恐怖!”

第三格:“睇左瞓唔着,唔睇!!”(三叔惊你 miss 左…就帮你按 pause…)

第四格:(…等你拧返过嚟先继续 play 倘你睇…)“RRRAAAWWWR”

标题的“三叔”是韩国电子产品品牌“三星”的粤语谐音,全句意思是“三星有多厉害(smart)?”漫画所传递的讯息是,新手机具有新的暂停播放功能,手机能侦测用户的眼球聚焦点,当播放视频(video)时,用户眼光离开了屏幕短片便自动暂停(pause),用户再次注视屏幕时,短片将自动进行播放(play),以确保用户不会错过(miss)影片的任何一部分(part)。我们对这则漫画的兴趣并非手机的新功能,而是语言传意的手法,四格图片中连同标题,共出现了五个单一音节英语词,其三个是动词(miss, play, pause),一个形容词(smart)和一个量词(part,英语原为名词,借入粤语后多作量词用)。

问卷含 12 道选择题,目的是要确定受访者对漫画中曾出现的单一音节英语词的理解度和接受度,问卷完成需时约十分钟。调查于 2013 年 10 月至 11 月进行,我们分别在三所本港大学进行了网上电子问卷调查,共收回 392 份有效问卷。据统计,有关受访者的基本资料,女性和男性的比例约为 3 : 1,36% 主修人文学科,35% 主修商科,23% 主修社会科学,6% 主修理科。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74%)表示在香港出生,82% 受访者表示粤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

值得一提的是语料库和问卷调查的资料分别属于 1990 年代和 2010 年代,在时间上形成了一个纵向对比,为研究香港英语外来词的发展提供了较长时间跨度的参考数据。

4. 研究结果和分析

4.1 单音节英语词以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为主

根据我们对“1990 年代香港报章副刊语料库”的观察,语料库中英语借词的单一音词和复音

词的比例为 1 比 4, 单音词包括了单独出现的字母词。换句话说, 每 10 个英语借词就有 2 个是单音节词:

表 1 单/复音节英语词的比例

音节	比例
单音节	19.39%
复音节	80.61%
总数	100%

再进一步统计, 语料库中曾经出现的单音节英语词共有 220 个, 其中 136 个是名词, 55 个是动词, 29 个是形容词。以下是三个词类出现率最高的十个单音节英语词及其在语料库中的出现次数。

表 2 单音节英语词词表(名词、动词、形容词)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例子	出现次数	例子	出现次数	例子	出现次数
fax	43	call	12	high	27
band	29	sell	10	cheap	21
kitsch	23	fax	9	cool	17
fans	21	check	6	in	13
show	15	show	6	yeah	8
ball	13	do	4	hip	6
game	13	jam	4	friend	4
sir	10	cut	3	rave	4
line	9	like	3	grunge	3
file	8	do	3	cute	3

这些都是 1990 年代中香港粤语中常用的英语借词, 除了小部分潮流色彩比较浓厚的词语外(如 rave、grunge 等), 其余大部分借词到目前为止还在不同场合中使用, 其中 call、do、fax、show、check、high、cheap、friend 等单音节词到今天仍属高频借词。就粤语中的英语单音节借词分类再分析, 上表又可说明什么呢?

一般来说, 汉语的借词有两个特点, 一是往往有相应的汉字写法, 二是以代表新事物、新概念的名词居多。不过, 据我们对语料库的观察, 出现在香港报章的英语借词突破了上述两点限制, 首先借词不一定有汉字写法, 而是作者直接将英语原词借过去, 例如 grunge(一种摇滚乐)和 rave(一种狂欢的舞会), 这种直接使用英语词汇的表达虽然称不上规范, 但却符合报章副刊

体现贴近生活、体验真实的特点,这点和香港人平常谈吐往往夹用一两个英语词汇的做法是一致的,可以说是口语的书面反映。词性方面,语料库中的英语借词虽然仍以名词占多,但动词、形容词的借用为数却也不少,而且借用的也不一定是新事物、新概念,而是汉语中早已存在的事物,同时存在汉语的叫法,例如汉语称 dance 为“舞蹈”、称 shorts 为“短裤”。中英文并存,但不同的是,比较中文说法,使用英语原词给人时髦、时尚有品味的感觉。以下分别是出现在语料库中的英语单音节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例子:

[1]玩line 好烦,啲人成日都唔覆。[Q435]

(玩“line”(指随意拨出一个手机号码)很麻烦,那些人经常不回复。)

[2]我可以帮你book 定医生,半个钟头搞掂。[BT1952]

(我可以帮你先预约医生,半小时搞定。)

[3]当cool 人一族之老齐间中在专栏中感性一下时……。[G209]

(当冷漠一族之老齐偶尔在专栏中稍为感性……。)

4.2 报章中使用英语词不妨碍理解

2013 年我们就报章中单音节英语词的使用这个课题进行了网上电子问卷调查,并成功访问了 392 人。研究结果表示,约 74% 受访者表示对漫画中 smart、video、pause、miss、part、play 等英语单音节词的使用并不感到陌生,亦不妨碍他们对漫画内容的理解,约 82% 更表示他们对上述英语词出现在书面语及口语里均感到自然亲切。只有约 18% 来自内地的受访学生表示不明白漫画的内容,其中一半人表明不能理解的原因是他们不会粤方言。这一点反映出,内地受访者不理解漫画内容并不是因为英语词,而是传意过程中所使用的粤方言。

此外,约四分之三受访者表明在粤语口语会话中,他们会自然地使用上述英语词。调查结果亦反映 95% 受访者能以例子作为辅助,正确列举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如何使用 smart、video、pause、miss、part、play 等英语单词。例如:

Smart: 你咁都知,真系好 smart 呀! (这样也知道,你真的很厉害!)

Video: 我 pause 左个 video。(我暂停了视频。)

Pause: 你帮我 pause 哒佢,我等阵再睇。(你帮我先暂停,我待会再看。)

Miss: 哎啲,又 miss 咁班车啦。(哎呀,又错过了一班车。)

Part: 呢 part 好搞笑。(这部分很搞笑。)

play: 可唔可以 play 番个结局畀我睇? (可否把结局再播放一次给我看?)

调查结果以实证方式表明,香港的大学生在日常交际中普遍地使用着漫画中的单音节英语词。由于香港实行中英文双语教育,尽管在中小学阶段对中文、英文有所区分,但这只是阶段性的课程。在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需求上,英语仍被视为主要的学习目标,甚至被视为晋身“专业人士”的必要条件。大学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当然对英语有切实的掌握,能掌握良好的中英语文,是社会上的双语使用者,连带日常粤方言口语的表达中,亦经常夹用英语词,这

种现象并不足以为奇。近年的语文发展趋势,港人甚至将这种口语混用形式移用到非正式的书面语之中,就如语料库所显示的样本一样。换言之,调查的结果意味着单音节英语词已经成为会话和书面表达的语言构成元素。

现在本文要问的问题是,进入口语和书面语形式的英语借词,为什么单音节相对多音节竟占 1 : 4 之多?比较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所收集日常使用的 6318 个词,其中 1919 个是单音节词(包括所有实词、虚词;借词、非借词),单音节和多音节的比例为 3 : 7,即 10 个常用词中只有 3 个是单音节词。而据本文对语料库的观察,每 10 个英语借词就有 2 个是单音节词,这个现象实在值得注意,我们不排除受到单音节占优的特点之影响,促使单音节英语词更容易为粤语使用者所感知而借入粤语里,但这不代表粤语排斥多音节词,多音节词实际上也能进入粤语,例如 project、register、presentation、demonstrate,等等。不过粤语使用者在使用英语多音节词时,在特定语法环境下往往倾向只保留第一个音节。下一节本文将辅以语言实例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5. “单音节促发论”的假设

众所周知,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居多,相对来说现代汉语、普通话则发展为双音节词居多。由于普遍认为粤语有“存古”的特点,所以粤语词汇亦多有单音节词,例如称“眼睛”为“眼”、称“嘴巴”为“嘴”、称“翅膀”为“翼”。此外,从类型学角度出发,赵元任(1968:89)曾指出汉藏语系中的亲属语言,其中一个语音上的共同点是彼此都拥有单音节语素(monosyllabic morphemes):

“The Sino-Tibetan family, for example, is postulated essentially on the basis of certain phonological similarities (tones, tendency to surdation, i. e., unvoicing of voiced consonants), tendency to have monosyllabic morphemes, lack of an elaborate morphology, etc.” (emphasis added)

粤语属汉藏语系的一员,当然也不例外,相对受到其他民族语言影响的北方方言,粤语到今天仍然以单音节词占优。香港是一个中英双语的社会,语言接触之下大量英语词进入了中文之中,而成为粤语口语和书面汉语的一部分。古汉语单音节占优的特点,不但反映在当代粤语中,甚至在英语借词中也能体现出来。根据表 1,单/复音节英语词的比例大约是 1 : 4,即每五个英语借词,四个是双音节或多音节,一个是单音节。事实上,当代粤语的确存在着大量单音节英语词,例如:

[4]普选咨询 学生有 Say。(信报财经新闻·老师阵地 2013—12—27)

[5]盛品儒出席《关注香港未来》集会,忽然上台搞烂 gag,成功换来笑声。(苹果日报 2014—7—8)

“有 Say”(说出自己的立场)、“搞烂 gag”(插科打诨)在香港粤语里的出现率颇高,若在 google 里查询,得出“有 Say”约 174 000 项搜寻结果,而“搞烂 gag”则有约 482 000 项搜寻结

果。对于这个直接插入单音节英语词的语言现象,除了用粤语“存古”的特点来说明,克莱恩(2003)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知觉显著性和促发诱因,据此我们称这样在粤语中出现的现象为“单音节促发论”。以下本文将从几方面提供语言学上的证据,说明相比现代汉语,粤语单音节占优的特点,明显地更容易地引进单音节英语借词,或将复音节英语借词单音节化。

5.1 缩略词语

缩略(clipping 或 Abbreviation)反映了人们沟通表达的经济原则,使语言文字表达更加丰富、生动、精确。缩略语又叫略称、简称、简写、缩写等,将较长的词语简缩,同时保留原词语的意义,和原词语是相互共存的。由于缩略词语比原词语简略得多,能大大地缩短读写的时间,缩略语同时又是“约定俗成”配合共知性(Mutual knowledge)的语境(context)为人们所熟知,能传达原词语的原意。汉语里的缩略有多种方法,其中在香港最常见的是“紧缩”,即挤压原词,保留主要语素。例如“流行性”和“感冒”两个词,都分别只保留第一个字,合并为“流感”,以“流”代表“流行性”,“感”代表“感冒”;“教育”和“改革”同样都只截取第一个音节,紧缩为“教改”。有意思的是,这种汉语节缩的习惯,同样适用于香港的英语借词,先看以下的例子:

[6] gen 呃 data 出咗睇吓。(生成一些数据出来看看。)

[7] for 个 file 罢大家。(把档案转寄给大家。)

[8] 迟啲有啲卷要再mo。(迟些有些考卷分数要再调整。)

Gen 其实是多音节词 generate 的第一个音节,for 是双音节词 forward 的第一个音节,mo 是 moderate 的第一个音节。这几个英语词,无论是英语还是普通话都不能如此省略,但在香港粤语里,由于受固有粤语缩略方式的影响,英语词也不得不遵照粤语的语言规律进行改造,这种用法较多地出现在口语之中,有时也会影响到笔下写作,特别是贴近生活的轻松文体。上述英语词节缩的例子,反映了香港的双语教育让大部分学生掌握了基础英语,而英语外来词的大量涌入,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代粤语的面貌;其次,这些外来词经过吸收、融合,本地使用者已经感觉不到源于英语,gen、for、mo 的出现并迅速为粤语使用者所接受即可见一斑。再进一步说,generate、forward、moderate 等词原来的英语读音,重读(stressed)都在第一音节,粤语属汉语,汉语以声调区分意义,词语没有如英语的轻音、重音,因而英语重读在粤语使用者的感知里,就如第一声阴平声(音值 55)的相同音节,故此更容易按照自己的语音系统对之进行改造吸收。

5.2 双关语

广告是现在语文传意中很重要的一环,香港的广告制作者为了增加广告的吸引力,追求别具一格的新创意,常常使用双关语(Li & Costa, 2009)。巧妙的双关能使语言含蓄、幽默、生动,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例如:

[9] UA 智易按(财务公司广告)

[10] 狮球唛现代快乐煮义(花生油广告)

“智”是有智慧的意思，谐音“至”，“至易”在粤语口语里是十分普遍的说法，即“最易”的意思，广告意思是选择 UA 财务做房贷按揭既明智又轻易。该广告语运用了谐音双关的技巧，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例 10 广告语中的“煮义”谐音“主义”。该品牌卖的是有关煮食的食用品，句中带出使用“狮球唛”的产品在煮食方面能带给现代人“吃”的快乐，此例兼具现代快乐“主义”或“煮食的意义”两层意思，明显地突出了谐音双关的技巧。而在语义传意上，这种广告宣传的技巧，亦加入不少英语元素，而这些英语词往往都是单音节词，多音节词绝无仅有：

[11] 东亚病 Flu。(感冒冲剂视频广告 2013.10.22)

[12] Shop — shop 节日 Sum 意送俾你，集齐一套八款 May Sum 礼物(酒店广告 2013.11.17)

“东亚病 Flu”是“东亚病夫”的谐音，“sum 意”是“心意”的谐音，两个语句同时兼有两种意思，表面上说这个意思，而实际上却是双关语。“东亚病 Flu”的深层意思指向流感，“sum 意”一层意思是说“心意”，另一层却有“集齐一套礼品”之意。语义双关，不但让人觉得趣味无穷，其弦外之音更令人会心微笑，同时也达到广告的宣传目的。双关在现代商业广告中运用频繁，我们不难发现精彩例子，除了反映广告创作者常常运用修辞手法来增强广告语言的表达效果，也经常引进单音节英语词来增加一语双关的趣味，而且对香港人而言，在理解上以单音节英语词作为双关语可说是毫无障碍。

5.3 A 不 AB 结构

句法上，粤语的问句可以分是非问句、正反问句、选择问句和特指问句，各有不同的词汇与语法结构，其中正反问句的谓词最能说明粤语中音节以单音节占优的特点。粤语正反问句是用肯定和否定的词语相迭的方式提问，一般让人选择一项作答，而不能作出其他回答的选择。其基本的结构，单音节谓词是“A 唔 A”(A 不 A)，例如“买唔买”“去不去”；双音词谓词则是“A 唔 AB”(A 不 AB)，如“相唔相信、喜唔喜欢”，要注意的是“相”和“喜”语法上不能作为动词独立使用。听话人要回答正反问，若答案是肯定的，亦必须补整动词作答才算符合语法，即“相信”和“喜欢”。不过，在粤语正反问句之中，双音节词在肯定项中常常省略为单音节，“相”和“喜”即属其中两例。这种单音节化的趋势，更影响到正反问中的英语借词。

香港粤语借用英语动词和形容词屡见不鲜，就连报章的副刊亦不难找到相关的例子，普遍受过英语教育的香港人亦见怪不怪。上文曾提到粤语中有不少单音节英语动词和形容词，但实际上多音节英语借词亦复不少，可是当这些多音节英语借词进入正反问中的肯定项时，便往往向单音节化的方向发展，例子如下：

动词

[13] confirm - 医生 con 唔 confirm 到系仔定女先？(妈咪会)(医生能否确认是男还是女？)

[14] support - 大家 sup 唔 support 中国移动一卡双号呢？(香港讨论区)(大家是否

支持中国移动一卡双号呢？

[15]reply - 佢咁冇礼貌,都唔知re 唔 reply 佢 email 好? (香港讨论区)(他很没有礼貌,也不知道要不要回复他的电邮?)

形容词

[16]reliable - 小米手机呢期爆红,但其实re 唔 reliable? (高登讨论区)(小米手机最近很红,但其实是否可靠?)

[17]happy - 巴塞抽中对马德里体育会你话hap 唔 happy? (东方互动)(巴塞抽中对马德里体育会,你说是不是很开心?)

[18]comfortable - 嘅佢度做针灸com 唔 comfortable? (亲子王国)(在他那里针灸是否舒服?)

英语使用者绝不会将 confirm 节缩为 con、将 happy 节缩为 hap,但这个现象在香港粤语里却相当普遍,尤其是粤语口语。近年由于网上传意兴起,这些用法已经开始出现在非正式的书面语之中,例如社交网站、讨论区、博客的贴文,以及报章副刊和娱乐杂志的报道等。正反问中英语多音词的单音节化现象,可说是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本文提出的“单音节促发论”。

5.4 标示名词的前缀“阿”

最后一个语言学上的观察点,是构词法中标示名词的前缀“阿”。词缀是附加在词根前后的附加部分,是一种构词的语法标志,一般没有具体的词汇意义,但当词缀附加在词根前或词根后以后,有时表现出某种附加意义,如感情色彩。一般来说,表示语法意义的形态变化,在现代汉语中是不很丰富的,但在粤语里却出现现代汉语没有的构形手段,充分显示出粤语的语法特色,前缀“阿”即为一例。

“阿”作为前缀最迟在古代南北朝已经出现,见《木兰辞》“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中的“阿爷”。当代粤语继承了这一用法,用来标示亲属称谓,如:阿爸、阿妈、阿妹、阿姨、阿叔等;“阿”亦可置于人名前,表亲昵的感情,如:阿强、阿华、阿伟、阿芳、阿丽等。“阿”的派生能力非常强,后面的人名通常是取单音节,然后和“阿”结合构成双音节的人名格式。如果人名的称呼本身是双音节,前面就不会加上前缀“阿”,如:朝伟、学友、家驹、世荣等。香港推行英语教育之后,几乎每人都取英文名,在日常交际中彼此用英文名称呼甚至更为普遍,因此上述“阿”的构词对象亦适用于英文名,例如:

[19]歌神阿Sam 实在有太多歌令人回味无穷。(3 周刊)

[20]林子祥(阿 Lam)昨日为发烧碟于湾仔举行签唱会,吸引约三百名唱片发烧友前来捧场,阿Lam 即场献唱经典金曲……(新报新闻)

[21]天气热,很久未帮衬火锅店了,去那儿,纯粹是因为阿Joe……(苹果新闻副刊)

粤语前缀“阿”之后的人名多为单音节,正由于这个诱因,促使单音节的英语名字更容易地进入这个位置,与“阿”构成双音节称谓,成为人名的一部分。其他常见的例子包括阿 John、阿

Mark、阿 Bill、阿 Ben、阿 Jack、阿 May、阿 Jane、阿 Kate 等。与此相反,双音节名字或多音节词名字前一定不会加上前缀“阿”,如双音节 Peter 不会称为“阿 Peter”,多音节词 Benjamin 不可能累赘地称为“阿 Benjamin”。这些例子正好说明了粤语在人名称呼方面要求双音节格式(bi-syllabic frame)的特点,如果是单音节词的话,前面必定要加上前缀组成“阿+单音节”以符合上述要求。粤语在词法上这一种形态特点,反而更容易促使单音节英语词进入“阿+单音节”的格式。

综上所述,粤语单音节语素占优的语音特征,使粤语明显地存在不少单音节的英语借词,而多音节英语借词亦有单音节化的倾向。为了解释粤语这个独特的语言现象,本研究尝试据粤语在类型学上的音节特点,从多角度结合语言学上的证据,证明“单音节促发论”的可操作性,作者希望借此能进一步开启这一方面之讨论,以收抛砖引玉之功效。最后我们还想指出,本研究的分析现在主要聚焦于英语原词的插入语,而书面汉语则主要以汉字为基本单位,就语码转换来说,将范围限定于英语插入语虽是第一阶段的必要工作,但却不充分。显而易见,要观察借词从原词到“本地化”的过程,不能在英语词的基础上解决,因此本文认为将来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汉语借词。我们的假定是:假如一个英语词配有汉字的写法,就表示这个词已经成为汉语的一部分,它的外来色彩亦随之大幅减弱。倘若下一阶段将焦点放在用汉字表达的英语借词,比之现在的英语原词的插入语,借词的数量和语例肯定会增加,届时我们将能更清楚地看到粤语单音节特点在词汇、语音和句法上作为促发诱因的重要性,从而验证“单音节促发论”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 黄仲鸣 2002 《香港三及第文体流变史》,香港作家协会。
- 李楚成 2003 香港粤语与英语的语码转换,《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1 期,13—19 页。
- 吴东英 1998 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广告写作,载李学铭主编《大专写作·教学研究集刊》,333—343 页,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出版。
- 吴东英 2001 再论英语借词对现代汉语词法的影响,《当代语言学》第 2 期,81—89 页。
- 中国人唔系东亚病 flu -衍生至尊感冒止咳颗粒冲剂(http://www.youtube.com/watch?v=T6s_59JrXj4)，
最后浏览日期:2014 年 10 月 17 日。
- Bauer, R. S. and Wong, C. S. P. 2010. New Loanword Rimes and Syllables in Hong Kong Cantonese. In W. W. Pan & Z. W. Shen, (eds.) *The Joy of Research II :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on His Seventy-fifth Birthday*, 1—24,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Chan, Mimi and Helen Kwok. 1990. *A Study of Lexical Borrowing from English in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ao, Y. R. 1968.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lyne, M. 1967. *Transference and Triggering*. The Hague: Nijhoff.
- Clyne, M. 1980. Triggering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4: 400—406.
- Clyne, M. 1997. Some of the Things Trilinguals D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1(2): 95—116.
- Clyne, M. 2003. *Dynamics of Language Conta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 Sciullo, Anne-Marie, Muysken, Pieter & Singh, Rajendra. 1986. Government and Code-mixing.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2(1): 1—24.
- Li, D. C. S. and Costa, V. 2009. Punning in Hong Kong Chinese Media: Forms and Func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7(1): 77—107.
- Li, D. C. S. and Tse, E. C. Y. 2002. One Day in the Life of a ‘Puri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6(2): 147—202.
- Luke, K. K. and Lau, C. M. 2008. On Loanword Truncation in Canto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7(4): 347—362.
- Masini, F. 1997.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译文载黄河清编《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Paradis, M. 2004. A *Neurolinguistic Theory of Bilinguali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Poplack, S. 1980. Sometimes I will Start a Sentence in Spanish Y TERMINO EN ESPANOL: Toward a Typology of Code-switching. *Linguistics* 18: 581—618.
- Shi, Dingxu. 2006. Hong Kong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 Change induced by Language Contact.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16(2): 299—318.
- T'sou B. K. 2004. Language Contact, Lexical Innovation and Re-lexification. In B. K. Tsou & R. J. You,《语言接触论集》(Essays on Language Contact).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T'sou, B. K.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d Lexical Innovation. In M. Lackner, I. Amelung & J. Kurtz (eds.),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 NV.

Analysis of “Facilitation of Transference of Monosyllabic Words” in Hong Kong Cantonese: A New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Li Chucheng(David C. S. LI) & Liang Huimin(LEUNG Wai-mun)
& Huang Qianping(Cathy S. P. WONG) &
Huang Desen(Sam WONG Tak-sum)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presenting evidence of facilitation of transference from English into Hong Kong Cantonese (Clyne, 2003), which have been in contact for over 150 years. Being a Sino-Tibetan language, Cantonese is morpho-syntactically characterized by monosyllabic salience (Chao, 1968). Facilitation is psycholinguistically driven by perceptual salience (Paradis, 2004), which appears to facilitate the borrowing of monosyllabic English words (MEWs). This may take the form of code-switching or direct insertions into Canton-

ese (cf. ‘code-mixing’, Muysken 2000), in speech or in informal writing (‘Hong Kong Written Chinese’, Shi 2006). Over time, community-wide borrowing may result in MEWs becoming loanwords after their pronunciation has been assimilated to Cantonese phonology (e.g., *fen1 si2*, *FAN* 犀 < *fans*). Morphosyntactic evidence includes (i) truncation of the first syllable of polysyllabic words, including in the A-not-A structure; (ii) bilingual punning; and (iii) the use of monosyllabic English names in the ‘aa3 X’ bisyllabic frame.

Keywords Cantonese; code-switching; monosyllabic salience; facilitation; borrowing

(李楚成、梁慧敏、黃倩萍、黃得森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